

权雅宁 著

文化自觉与
三十年文学论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权雅宁 著

文化自觉与
三十年文学论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自觉与三十年文学论稿/权雅宁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004-8763-0

I. 文… II. 权…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0624 号

策划编辑 冯 斌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75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规划项目
宝鸡文理学院重点学科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目 录

绪论 中国文学与文论研究的本土文化自觉立场	(1)
第一章 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的多样元素	(5)
一 文学与文化	(5)
二 文学与神话	(16)
三 文学与虚构	(25)
四 文学与道德	(34)
五 文学与治疗	(65)
第二章 文学人类学:创作与理论的跨学科视野	(75)
一 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视野	(75)
二 文学与人类学的当代关联	(83)
三 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	(88)
第三章 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历史境遇	(101)
一 从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审美化	(101)
二 文化自觉与中国文论“失语症”	(124)
第四章 三十年文本个案研究	(161)
一 最后的贵族:叶广芩创作论	(161)
二 世俗化审美:论贾平凹创作	(198)

2 / 文化自觉与三十年文学论稿

三 民俗学家的文学写作:评赵宇共的小说 (216)

四 文学人类学家的知识考古:

评叶舒宪《熊图腾》 (228)

五 创造新文本:冯玉雷创作论 (232)

后记 (243)

绪 论

中国文学与文论研究的本土文化自觉立场

“范式”（paradigm）是美国哲学家库恩 1962 年提出的概念。广义的“范式”指一门学科研究中的全套信仰、价值与技术，可以称为“学科范型”（disciplinary matrix）；狭义的“范式”指一门学科在常态情况下所共同遵循的楷模（exemplars or shared examples），是“学科的形态”中最重要最中心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一切科学研究的历史，都是受制于学科范型所指示、规定的一套特定的知识信仰、思考方法、观念系统、基本概念，每一个初学者学习知识总是不可避免地被迫学习特定团体的知识范式，也必然通过此范式看世界。离开这些范式，研究者便失去了共同的话语、方向，甚至无法进行思考。百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和文论研究深深地受到西方学术范式的影响。经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解构，中国文学从传统的诗词曲赋章回小说中倾巢突围，变成了现代学科体制下的现代诗歌、小说、散文等文体规范下的写作，中国文论从诗文评形态变成现代学科体制中的一门专门知识——中国文学批评史，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解读批评则习惯以西方文学理论知识来分析。总之，西方范式对中国文学和文论从学科意识、思维逻辑、概念范畴、话语表述到相关教材的内容体例，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西方范式重逻辑，中国却重经验型的知识。在西式思维方法

中,性质固化是分析开展的前提,定量则是定性的前提。因此西方范式要把被老子称为“非常道”的知识、经验用数字或其他固化起来,而中国经验型的知识往往是西方范式不可“达诂”、“不可道”的。丰富的、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学和文论在西方学术范式下因而就是难以学习的、无体系的、概念术语随意的、分体文论不平衡的……充斥了无数个“不”的、失去了许多价值的老去的遗产。

反思西方范式,我们也许会发现新知。以现代性为重要表征的西方范式的趋同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古人预言的“天下大同”理想随着“同”的负面作用的逐渐凸显而不再是人类的一种美好追求。换言之,当“天下大同”因为野蛮的笼罩而是一种乌托邦想象时,没有人会意识到“同”的不良作用。而随着教育的普及、交流的便利,“同”的不利后果一步步暴露出来时,学者们就比常人更加敏锐更加自觉地认识到了“异”的可贵。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事实是,当“东方”的、“原始”的、“落后”的民族正努力追赶西方现代化时,发现“原始”、发现“东方”的口号恰恰由西方文化中心提了出来。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从田野经验出发提出了“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哲学家波兰尼从认识论出发提出了“体验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呼吁用种种“异”来对抗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同”的单调性、枯燥性,保留人类智慧和知识的多样性。如今,由生物领域的基因多样性到人类文化领域的文化多样性都被作为人类可持续存在可持续发展的必须保障。人类已经认识到,对异文化的充分尊重、宽容、理解、借鉴是人类文明之所以延绵至今的基础。文化多样性的观念已成为许多国家和社会组织制定政策的纲领和方向。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知识体系和认知范式的普世合法性问题,正遭遇到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第一次全面质疑,全球性

的本土文化自觉浪潮和文化寻根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中。近年来的国学复兴也正是这种知识观大变革在本土催生的学术热潮。

本土文化自觉浪潮对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影响在国内学界还显得有些沉寂和滞后。虽然有重写文学史的争论与尝试,文学的文化研究热,文学与生态、文学与经济关系的讨论等,但终究由于受西方范式的视野束缚,这种跨学科意向并未根本性地触动构成中国文学和中国文论学科基础的西方现代性文学观和知识范式。对中国知识经验的研究因为这种西方知识观的实质性支配而缺乏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和知识创新。从本土文化自觉立场看,当代文学和文论界在研究中国文学问题时,思考的概念、理论框架和研究模式等多是西方化的、现代性的。叶舒宪先生深刻地指出,这样一种观念上的先天制约使得各种研究和创新难免蜕化为换汤不换药的局部变化和总体重复。浏览各种研究论文中以西方某理论对中国文学文论的新解就可以知道这种缺乏深刻文化自觉的知识产品其生命力如何脆弱。近年来一些很有影响的话题如“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都涉及如何在本土文化自觉立场上审视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和传统文论发挥效用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和文论必然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学与文论的土壤中,脱离本土文化之根,疏离本土文学经验的当代文学是难以有更深远的价值的,不能对当代文学实践发生影响的中国文论也是难以改变“失语”的症状的。假如说,20 世纪的多数时间内,向西方学习的现代性诉求是中国文学和文论的总体特征,那么,近年来基于本土文化自觉立场重新发现当代文学和传统文论的价值,在西方的现代性范式中有意识地续接中国文化的“血脉”,反思本质主义文论,以创造性的开拓思维融通异质文化,就是解

决上述问题的重要途径。

事实上，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本土文化立场研究中国文学和文论早已有学者为之。从较早柯仲平的《谈中国气派》、《论文艺上的中国民族形式》（1939年），20世纪60年代《文艺报》和《文史哲》编辑部组织的“批判地继承中国文艺理论遗产”讨论，新时期“中国特色”文艺理论的多次学术讨论，到世纪之交，钱中文、童庆炳等人编辑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中，都意识到了文化自觉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笔者对文化自觉的觉悟由模糊到逐渐清晰，总的认识是，文化自觉并不是完全反对西方范式，而是要“知己知彼”，既不能崇洋媚外，也不能夜郎自大，要从多元文化共生互补的跨文化开放视野来思考相关问题。围绕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文学创作和文论研究中的相关问题，我在学习与思考的过程中陆续写下了一些零碎的文字，希望以自己文学和文论研究中思路变化的轨迹来呈现变化的、充满创造性的新世纪中国文学风貌的一个侧面。第一、二、三章是对文化自觉相关理论的探讨和对三十年文学的宏观研究，第四章选择了部分有助于拓展中国文学经验的文本进行具体分析。

人的生活无限丰富，文学的疆域也无须画地为牢。只有不断探索的人才能够领略更广阔的风景，陶醉于难以穷尽的丰富的文学之美中。

第一章

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的多样元素

一 文学与文化

关于文学的定义非常多，不论其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还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抑或是“语言艺术”等，一旦以本质主义思维去理解每一种定义，就会在认识到文学某种特征的同时，又感到以此定义观照丰富的文学现象时捉襟见肘，矛盾重重。当我们从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热回到中国古老的“文学”含义时，则发现中国古人和西方当代学者对于文学的认识视野都是非常开阔多元的。这种基于广阔文化视野的文学观念丰富而富有生命力，创造了古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当代西方文论话语的强大阐释力。

“文学”一词从古代到今天，至少有过两种不同含义：广义的文化含义和狭义的审美含义。在中外文学史上，文学最初的含义是指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行为，包括今天学科体系细密化之后的文学、哲学、政治、历史、宗教等一般文化形态。《论语》把文学归结为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在现代文学体系中属于体裁之一的诗，在先秦时代主要体现为一般的文化含义。所谓

“诗以言志”、“陈诗以观民风”（《礼记·王制》），并没有着意寻找诗的特殊审美性质，而是关注其一般的文化内涵：由诗歌发现民俗文化状况。

在西方 18 世纪以前，文学也往往是在文化意义上使用的，即文学属于一般文化，没有被称为美的“艺术”。古希腊时代尚无一般的文学概念，只有特定的史诗、颂诗、演讲术、悲剧等概念。在英语世界，“文学”（literature）一词是 14 世纪从拉丁文 *litteratura* 和 *littera* 引进的。

可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文学一词最初被强调的都是其文化属性。

文学的文化属性曾经随着文学审美属性、语言艺术特征等的被重视而一度沉潜，似乎文学只有审美属性，可以独立地去研究文学的审美属性。但 20 世纪 80 年代从西方兴起的“新历史主义”，稍后呈蔓延之势的“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等学术思潮都再次将文学的文化属性提到重要的位置，要求人们重新认识文学属性的复杂性。在对文学属性的复杂性的研究中，文学的文化属性尤其令人瞩目，其所带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令人耳目一新。

要理解文学的文化属性，我们首先要对文化一词进行考察。文化（culture）被看成是英文里两三个最复杂的词语之一，其原因之一是它的词义演变史比较复杂，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许多学科领域和不同的思想体系里，它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历史上有无数的研究者试图回答什么是文化这一问题，据说迄今为止关于文化这一概念的解释有一百多种。

按照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归纳，文化的含义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①

① [英]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106 页。

第一种认为文化是独立、抽象的名词，用来描述 18 世纪以来思想、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如英国学者阿诺德等为代表的文化定义。阿诺德认为，文化是这样一种过程或东西——“通过阅读、观察、思考等手段，得到当前世界上所能了解的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我们能做到尽最大的可能接近事物之坚实的可行的规律，从而使我们的行动有根基，不至于那么混乱，使我们能达到比现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①

第二种指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关于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群体或全体人类。如克莱姆的《人类文化史通论》、泰勒的《原始文化》中所使用的那样。

第三种是用来描述关于知性的作品与活动，尤其指艺术方面的，包括音乐、美术、文学等。

中国哲学家张岱年的归纳则是：“文化的含义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指文学艺术；广义的文化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等。社会生活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二是政治、三是文化。就是说，社会生活除了政治、经济之外，一切都可以称作文化。这种广义的文化包含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哲学、宗教，这是社会的最高指导思想。第二个层次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等。它受哲学、宗教的指导，同时也是哲学的基础和表现。第三个层次是社会心理，其中包括风俗习惯以及一般人的思想意识。”^②

他还说：“哲学是文化的核心，是在文化整体中起主导作用的。”

① [英] 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47 页。

② 张岱年：《张岱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6 页。

可以看到，人对文化的理解，是对文化现象的固有属性的发现和表达。在中西方各种各样对文化的解释中，实际上贯穿着一个核心意义，那就是文化是人的文化，人的意义是文化形成、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因此，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①

文学的文化属性，也正是在人与非人的界限上奠基的，因而在我们探讨文学的文化属性时，必然要从人的立场，从人与文学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文学的文化属性。文学的文化属性的基础和核心部分就是文化能够使人成为一种本质性的存在。符号学美学认为，艺术形式本身就是一种符号体系，是一种“表现符号体系”，是一种能够表现充满复杂、矛盾和含混等不确定因素的人类经验、感受和情感的特殊符号系统。这就是说，文学是人类通过语言符号确证人的本质性的存在。同时，文学集中地体现着文化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性。文学整体地反映着各种文化，突出地体现着各种文化的历史积淀。

文化概念在当代是以一种积极弥合学科界限的姿态出现的。人类学家比尔斯父子在其《文化人类学》教科书中称：“文化的概念是19世纪、20世纪的一大科学发现，其内容是，人类的行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种类动物的行为，是因为它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②

① [德]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② [美] 拉尔受·比尔斯等：《文化人类学》，骆继光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西方知识界的几代精英为了在纷纭万变的人文历史领域中摸索出哪怕近似于古典物理学或古生物学的法则和规律的东西，殚精竭虑，绞尽脑汁，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现在由于掌握了“文化”概念，终于有了使自己摆脱对人文因素的物理或自然的研究途径之可能。因此美国学者克鲁伯（Alfred Kroeber, 1876—1960）向世人宣告，文化概念的意义相当于人文领域中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新进化论代表人物怀特也先后撰写了《文化科学》和《文化学》等论著，倡导一门以“文化”命名的综合学科。美国学者福克斯（Robin Fox）进一步将文化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的一个方面，提出了一个影响广泛的新概念组合：“文化动物（The Culture Animal）”。

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家葛林伯雷提出“走向文化诗学”的构想，体现了文学与文化的对话与互动的可能和局面。新历史主义有一句名言：“文本是历史性的，历史是文本性的。”从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出发，新历史主义拒绝了以往赋予文学研究特殊方式的研究模式，代之以对文学和非文学一视同仁的研究模式，把文学文本也视为一种文化现象，需要动用解释学方法去探究的便不仅仅是文学文本，还有作为文本的文化现象。“历史是由许多声音、许多力量组成的故事，不仅统治者、强者，而且边缘人、弱者也在起着作用”，所以，“不应忽视文学、非文学、社会文本的并列存在以及跨文化融合的方法”。^①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风行欧美、又席卷中国的跨学科的文化研究热潮更明确地表明了文学研究的重大转向，这也是文学的文化属性在当代得以重新挖掘的重要契机。

^① 陈晓兰：《女权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

1942年，美国学者韦勒克、沃伦合著了一本影响广泛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文学理论》。^① 时隔半个世纪，1997年，美国学者卡勒又出版了一本《文学理论》。^② 对比这两本《文学理论》，我们发现，其间的最重要差异就在于，文学研究的重心转移。简略地说，就是从文学的内部研究——语言艺术的研究，转向文学的外部研究——文学与文化的关联方面研究。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中指出：“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与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语言之外的事物的联系）。 ”^③

当代的文化研究是指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十分关注文学的文化属性的诸种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它大致包括解构主义、符号学、后期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英国“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这些理论流派虽然各有其背景和追求，但都共同地强调了文学的文化属性。

王一川先生在专著《文学理论》中归纳当代的文化研究有三个理论背景。第一个是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传统。这些理论认为，任何文学都只不过是包罗万象的符号系统——文化的一种形态而已，重要的不是文学这一种符号本身，

① [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② [美] 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 转引自[美] 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2页。

而是它在整个人类符号系统即文化中的位置。由此出发，法国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者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寻求建立一个把文学同其他文化现象如神话、时装、香水、广告等统合到一起的符号学阐释系统，这为后来文学研究的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方法论模型和实践范例。

第二个理论背景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学派。雷蒙·威廉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出版了《文化与社会》，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则在 1964 年创建了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进行了一系列与传统文学批评判然有别的研究。这个学派在研究中注重发掘被资产阶级主流文化压抑的工人阶级通俗文化，以及大众传媒中的大众文化，如电影、电视。它启示人们，不应只研究文学文本本身，而需要把文学同其他文化形态结合起来研究。

第三个理论背景是知识“全球化”（globalization）。全球化带来了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创造出国际性的文化新格局。这种文化新格局表现为，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被同质化，趋于削弱和消失，文化的交流、互补、综合更频繁和常见，新的多样化的文化格局出现。在经济领域，全球化最为明显，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大市场。而在文学艺术领域，“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这种对民族特殊性的重视虽然相当普遍，但文学在这样的全球化时代也受到不可避免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文学中体现出来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即在全球化时代，作家焦虑地发现，我们是谁？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人们世代相因、习以为常的传统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生活迅速消失，本土的文化传统也在迅速变异或消失，这需要作家做出阐释和表达。而从跨国的、跨文化的、全球的视界去认识本土事物成为一种新的必然的选择。

文化研究是一种高度语境化的活动，有自己特殊的文化时空参照系，是对此前语言论研究的一种纠偏，把被语言论所抛弃的